

搶灘運補海上鏖戰

懷念海軍生活之三

●黃宏基（退役海軍少將）

金門砲戰以寡擊眾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金門砲戰開始，外島運補持續實施，海上巡弋不敢鬆懈，終於爆發了九二台海之戰，屬艦滄江軍艦，以寡擊眾，浴血苦戰，榮獲總統令頒榮譽旗，凱旋返抵左營基地時，李敦謙司令登艦慰問，但見彈痕壘壘，血跡斑斑，海戰之慘烈，可見一斑，艦長劉溢川少校，三十八年班，沉著冷靜，談及官兵英勇事蹟，不禁熱淚盈眶，劉艦長官拜中將退休。

有一件事，外人很少得知，砲戰期間，海軍曾實施反電子作戰，以漁船或膠舟，設置大型雷達反射器，偽裝運補艦艇，趁黑夜駛進料羅灣，誘使中央砲兵瘋狂射擊，頗有成效，惟也未聞有因此殉難者，以其目標小，運轉靈活，不易擊中也，海軍反電子部隊官兵之冒險犯難，殊少報導，或以其任務特殊之故也。

民國四十八年五月，調信陽軍艦航海官

，臨別，「老闆」李敦謙笑著對我說：你是很好的參謀，但不是好的「隨員」。說真的，在前線駐防的日子，他照顧我的生活，比我照顧他的還多，真是慚愧，更可顯出李敦謙將軍之厚道。我離開巡防艦隊，李司令也榮調登陸艦隊，之後接兩棲訓練司令部、兩棲部隊指揮部、艦隊指揮部等單位任指揮官，在任參謀本部聯五次長後，回海軍任副總司令，一直至限齡退休。是一位值得懷念的長官，現已移民美國，長居舊金山灣區，身體健康，含飴弄孫為樂，可謂安享天年。

信陽軍艦為日式護航驅逐艦，與汾陽、丹陽均為日本賠償我海軍之艦艇，日本海軍在移交前，不肖官兵在鍋爐管路中塞了砂子，必須更換爐管才能修復，信陽是最先修復的一艘，之後丹陽也曾修復，汾陽則無能為力；信陽與其他日本軍艦一樣，生活條件極差，靠碼頭時，使用柴油發電機，全艦燈光昏暗，好在有舷窗透光，尚可補救，擔任任

務起航前鍋爐點火，煙囪大冒黑煙，以現在的環保標準，非被港務局開罰單不可，當初不以為怪；待鍋爐生氣達到一定標準，即可轉用透平發電機，通風及供水等馬達開始運轉，即變成了生龍活虎，海上航行可達十五節，前後換裝美式五吋砲後，戰力較太字號強了許多，長年在北區擔任防務，為北巡支隊旗艦之一，艦長齊民上校，北方大個，秉性豪爽，副長商道燦中校，三十九年班，由艦訓部教官調任，與我同一天生效，是我的長官，亦是我的朋友，是留美學反潛的名教官，很多海軍的將領都聽過他的課。

輪機奇跡浴火重生

我上信陽艦報到之後，齊民艦長把我叫到房裡給我「情商」，希望我接任輪機官，因為輪機長有病請長假，新輪機長未發布，時任輪機官是我同班同學李觀基，早一個月到差，跑了一個航次，鍋爐故障，自認不適此職，亟力向艦長推薦我，我因隨李敦謙司

令駐防北支時，信陽即為旗艦之一，故艦長早已熟識，我也想歷練輪機職務，對自己也是一項挑戰，乃欣然答應。信陽軍艦之爐艙、機艙炙熱無比，主機艙漏氣嚴重，官兵必須常服鹽片，始可維持體力；嚴重漏氣，浪費能源無法估計，又缺技術手冊指導作業，乃參照美國海軍技術手冊，建立制度，策訂各項安全守則訓練士兵，實施爐水化驗制度，以保護鍋爐。走訪總部艦政署，得當時三十七年班學長艦政組組長曾尙智上校之支持，指定駛馬公第二造船所實施專案整備。船抵二廠後，資深領班登艦勘估，均謂日本時代曾修護該艦，自有一份親切感，修護特別賣力，各式蒸氣迫緊，因原配件已缺，乃用美式迫緊改裝，慢慢研磨，二個月後，整備完成，出海試俾，航速高達二十八節，即當時之美式驅逐艦也難到達，全船欣喜若狂，廠方機工長更是感到驕傲，仍駛回基隆，擔任勤務，未料剛靠碼頭，即接獲總部將信陽艦除役之命令，全艦官兵調天山軍艦，於左營碼頭接艦「啓封」，艦長命令先行發布，其他人奉命另行發布。此一命令，實出意外，艦長即囑副長率本人前往總部了解，首先至參謀長黃錫麟中將辦公室，報告來意後，參謀長說：「我曾任該艦艦長，對該艦也有一份感情，祇是該艦每年花費修費太多，不合成本，正如家裡許多破瓶破罐，均捨不得丟，但終必丟棄。」我即說明，該艦剛自馬公整備完成，試俾航速高達廿八節，艦上

裝備均有改善，參謀長聞後，大為驚訝，經電話向二廠查詢，證實確有其事，乃要我等隨其立即晉見總司令黎玉璽上將，經我詳細報告後，黎上將面部表情，頗為不悅，乃要隨員室通知艦政署署長立即上來面報，署長王先登少將，主管艦政多年，曾任海軍機械學校校長，退伍至中船任董事長時，海軍造船後彥，均追隨過去，造成海軍造船人才荒。王先登署長進入總司令室，隨員早已告訴事件原委，總司令一口四川國語，用很嚴厲的口氣問到：「王署長！信陽艦修好了，可跑廿八節，你知不知道？為什麼還要報廢他？」王先登署長亦很鎮定說：「報告總司令，信陽艦報廢案半年前即已開始作業，二廠的修護報告，今天才收到，這是一項錯誤，我們馬上重新檢討，報廢別的艦艇。」此言一出，總司令脾氣也發不起來了，就對我們說，你們回去好好服勤，妥善保養，信陽艦暫時不報廢了！此時新任輪機長卅九年班沈樞弟早已發布到艦，航海官也已調離，我即請求回任航海官，新艦長亦來報到，經副長說明原委，乃准我所請，回任航海官。

初任參謀實事求是

民國四十九年五月總部發布命令，將我調任東江軍艦副長，東江軍艦即是我三年前接艦未接成的海岸巡防艦之一，裝備新穎，性能亦佳，時在南巡支隊服勤。自此，南北奔波，未曾稍息艦長郭宏毅少校，軍官班畢

業，為人豪爽，幹完二級艦後提前退伍跑商船，不幸遭海難，有時人算不如天算。輔導長馮佑錫上尉，為不可多得的政戰人員，不幸也於八六海戰任劍門軍艦輔導長時為國殉職。後任艦長為卅九年班學長王胤伯，在班上他有個外號叫「S」，表示他是槓子頭，但是我和他相處一年，互動良好，相互尊重，各項任務均能完滿完成，在職一年六個月，任滿調職。海上資歷歷練告一段落，總部調我至通電處任通信參謀，主管三軍聯合通信、兩棲通信、海空通信、中美通信等。

通電處當時編制很小，經費有限，公文程式尚未革新，還是用「等因奉此」的老套，寫簽呈擬文稿，要用很多廢話，幸好有兩位老參謀指導我，很快就進入了狀況。為了改善海空通信，曾請求空軍派飛機，由我們共同登機至目標區上空進行測試，發現有兩個重要原因，一是海軍裝備過於老舊，且輸出功率太低，僅十五瓦。另外則是空軍飛行員對艦艇識別能力不足，誤認目標而降低高度，試圖通聯，結果發現認定之目標並不是原申請之通連目標，待爬昇企圖尋找目標時，發現操演時間已過。於是我們有了簡單的結論：海軍方面要儘快汰換裝備，但是那時國家還很窮，那兒來的錢，祇有爭取美援，列入五年計畫，逐步實施。空軍方面則要加強艦艇識別，了解目標所在正確位置，保証按時抵達目標上空。則通達率一定可以提高，直到十二年後，我回通電處，任計畫科科

長時，海軍通信電子革新案，才獲得美方軍援貸款每年約美金二百餘萬，始得解決。

東昇作戰翻舟落海

那時反攻作戰正積極在進行準備，國防部參謀本部成立國光作業室，海軍成立光明作業室，負責作業計畫指導，特遣部隊計畫作業組也已編成，依登陸目標區之不同分成若干計畫，並積極實施兵棋推演，海軍並成立後勤指揮部負責「先動物資」之整備，因為海軍運輸艦艇有限，乃研究如何徵用商船，加以纜裝，並予以實兵測試，以確定其可行性。海軍現有之各型登陸艦也研究如何擴充裝載容量，例如「上下重積載」等方式，以達物盡其用；當時通電處由副處長戴勤士校和我納編，參與計畫作為，後至民國五十一年，人事縮編，光明作業室，改為海光作業室，通電處僅我一人納編，每一計畫之通信附件，含電子作戰附件，均需由我擬訂，那一年真是最忙的一年。

民國五十二年的某一天，海光作業室的幕僚三人由趙副參謀長率領，至左營搭乘海岸巡防艦二艘，並納編水中爆破隊同志二組，駛向金門，我們定名為「東昇作戰」，計畫由爆破隊同志赴將軍澳海灘偵測，以利攻勢作戰之遂行。次晨抵料羅灣，我們前往金防部協調，商討火力支援事項，司令官非常客氣，一定要留我們吃中飯，飯後告辭回料羅灣，發現潮水已退，所有海軍小艇均擱在

沙灘；真是慚愧，這麼重要的狀況我們竟疏忽了，我們必須在下午六點以前登艦完畢，按計畫啓航，乃協調金防部緊急派成功隊員及膠舟前來支援，下午料羅灣已起風，灘頭有激浪，浪高五、六呎，三、四道，膠舟勉可使用，但為了「作戰」，必須冒險。我們分乘二艘膠舟駛向任務艦，前面膠舟安全衝過激浪區，我們這艘，在衝到第三道激浪時，一個浪頭過來，打翻了膠舟，王錫佩、胡美裕和我同時落海，看看距離岸邊僅有一百五十碼，想游回岸上，但卻不行，因海流向外，漸游漸遠，祇有保持體力，待援；最後還是成功隊隊員來救我們上岸，稍作休息則乘回航之第一艘膠舟試再闖激浪區，強行登艦。真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結果航至第三道激浪區又是一個大浪，膠舟翻覆，我等再度落海，已無力氣可以游泳，正巧眼前有舷外機之油箱漂浮，乃一把抱住，等待救援，再回到沙灘時已是體力耗盡，人呈虛脫狀態，睜眼望去，天空、海水、沙灘、人影，全部都呈黃色。休息了半個小時，已經快下午五點，艦上爆破隊的小橡皮艇再來接我們，並帶了救生衣，於是整裝再度出發，順利返艦，大家相見，恍如隔世。

二艦按時啓航，嚴格實施燈火管制，十點卅分抵目標區，當面無任何狀況，爆破隊橡皮艇開始泛水，向沙灘駛進，正當人員開始「放下」，通信頻道傳來「安全下水」之暗號時，即發現有強烈之電波干擾，乃緊急

換用備用頻道，一開始通聯電波干擾隨即而至，始知我們行動已在對方掌握之中，立即通知爆破隊「作業人員」緊急「拾回」，並請在海外掩護我等之驅逐艦向我等接近，以便支援，此一行動，功敗垂成，乃返航左營。同時意識到，我們對面的對手，已非昔日吳下阿蒙。今後一切，更應謹慎行事。

另有一案，係老總統蔣中正構想，交海軍研辦，經我等研究後結論為：「本案可行，對攻勢作戰有利，惟工程繁浩，保密不易，一旦洩密，亟可能暴露我方企圖，宜予考量。」經總司令向總統簡報後批示：「立即計畫執行；保密問題，技術解決。」，乃排除萬難，積極進行，歷時一年始全部完成，惜攻勢作戰計畫，暫告擱置，「英雄」已無用武之地矣。

遠航南沙海天美景

通信參謀，幹了二十年十個月，我必須再回艦職，否則斷資，則在海軍之發展將受限制。民國五十三年九月發布調中基軍艦副長。回顧這一任參謀職位雖小，但做了不少事情，大難不死，是否有後福，則不得而知了。到中基報到時，船在高雄四廠專案整備，沒想到艦長正是東江艦的王胤伯艦長，再度相逢，不禁相對會心一笑，他祇淡淡說了一句：「你來了！我就放心了！」三月，有南沙之行，久未遠航，天文航海及羅遠定位必須先作復習，我召集航海人員及值更官，作

了一個禮拜的訓練，我看艦長也在那裡演算，沒多打擾他。那時衛星定位儀尚不普遍，羅遠則是唯一的電子航儀。去日本時，我會用過但是誤差很大，因此我對他沒有信心，我還是比較信賴傳統的「測天定位」，幸好

這一航次，天氣很好，航海日課，值更官、航海士、我和艦長各作各的，互相比較，很有意思。羅遠定位，也同時作，這次卻意料之外的準，使我對使用羅遠又有了信心，其實有一個原則必須遵守，每次使用之前先按步驟校正，則可求得準確之船位。

南海之美，美在那份寧靜，清晨、黃昏、白雲、蒼狗、碧海、藍天、航行其間，像是一幅美麗的圖畫，使人有超塵脫俗之感，我們的老士官，在船尾拖了一根釣繩，結果第二天，釣了一條長約七呎的劍魚。

太平島，是南沙群島中唯一有淡水的小島，椰林、沙灘、珊瑚礁，環繞全島，沒有污染，水產豐富，日軍佔領時代，在島上建有水產加工廠，製造各式海產罐頭，現已荒廢，當時雙子礁為菲律賓所佔。較南邊之小島則為越南竊住，幸中共兵力尚無暇顧及，海軍每三個月來運補一次，帶來給養、郵件和書報，以及輪調的官兵，也帶走他們報平安的「家書」以及回台的官兵。順便也給「南沙開發處」裝些「鳥糞」回台，每一趟任務，如無颱風意外，大約為時三個星期，並不辛苦。這次任務，我認識了總部政五處的參謀傅武助上尉，之後，我們也成了好朋友

，可惜天不假年。在眷管處上校副處長任內積勞成疾，心臟病去世。

中基失火驚險應變

民國五十四年三月，王胤伯艦長調離，他同學林元澄中校接任，隨即參加騰海二號演習，為測試攻勢作戰之師級兩棲演習，總統蔣中正親自主持，目標區選定澎湖豬母海灘，中基艦擔任運輸一〇五火炮的任務，實施我們當年在海光作業室研發的「上下層積載」。全以實彈裝載，先在坦克艙內裝三層彈箱裝好的一〇五砲彈，然後交叉鋪上三層一吋半的墊板，墊板上裝載一〇五砲車，然後以支架撐住上甲板與墊板，並藉此支架固定砲車，上甲板再裝載輪形車輛，真是結結實實的裝滿了一船，載重超過了水線，船團依計畫自左營發航。船上除了砲兵團的官兵，還有水中爆破隊一個分隊，另外國防部還派了一位政三處的馬上校，隨艦督訓，我把房間讓給了他住，但卻沒有時間照顧他。經過二十二小時的航行，晚上十一點，船團進入泊地，我正在戰情室定位，準備至指定錨位下錨，突然巡查長跑來報告，輔機艙失火，我第一個反應即是報告艦長並拉備戰，艦長立即同意，我一看水深，可做「深水下錨」，否則電源中斷，想下錨都會有問題，而且船位正在東吉嶼的東北，那天東北季風很強，如不下錨，失去動力，非擱上東吉嶼不可，一面報告艦長一面廣播第一修理班前

錨備便。得艦長同意。下令前錨按深水拋錨作業下錨，確定錨已抓住，隨即趕赴第二修理班看火災現場的情況，看到甲板上陸戰隊的士兵有些慌亂，乃要值更官立即廣播：「陸戰隊戰士同志請注意，請在甲板上的同志穿好救生衣，坐在甲板上不要跑動，左舷讓出一條路，方便本艦操演，謝謝合作。」然後跑到左舷輔機艙的艙口去，輪機長葛少校在那裡穿石棉衣，準備進入火場救火，我到艙口往下看，看見火苗自輔機艙門直往外冒，火勢很大，我問輪機長，機艙內人員是否已完全撤離，輪機長說已撤離，我即建議輪機長，左右舷各下去一組人，前面一人持三用水龍頭噴水柱下去，後面一人用五呎噴霧槓掩護，至輔機艙艙口，兩邊同時緊閉艙門，使艙內無空氣供應，火將自然熄滅，我與輪機長一組，由我掩護他下去，此法果然見效。我要修理班人員立即檢查鄰艙，是否已受影響。關閉艙門之同時，電源即告中斷，全艦陷入可怕的寧靜之中，艦體左右搖擺近十五度，午夜十二點左右，巡查長航海士，匆忙到駕駛台報告坦克艙冒煙，我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，因為坦克艙裝滿了一〇五砲彈，祇有灌水一途，可以防止災難的發生，此時已無動力，舷邊P-5〇〇抽水機如能發揮效能最好，我一面要輪機長發動全艦官兵用清潔桶取海水，打開大艙口蓋，倒海水入艙，一方面研究，啟動抽水機灌救，但因船搖擺過大，抽水孔會露出水面，無法抽

水，於是研究是否可以將小艇放下至舷邊，將P-25○置於小艇上抽水灌救，但艦長認為放小艇，風浪太大，小艇可能會報銷；既然如此，祇有人工提水灌救一途可行，但見坦克艙的煙，由黑煙變成白煙，再變成白氣，坦克艙後段的水已有一呎深，大家才放下心，等待救援，此時艦上通信裝備已不能使用，靠爆破隊的背負式P R C-9與統裁部取得連絡，報告情況。統裁部派大雪軍艦前來衛護，次日天剛破曉，經統裁部同意拖帶返港後，大雪艦即將拖纜以繩槍拋射中基艦。六點正帶好拖纜，中基艦即按規定「棄錨」由大雪艦拖帶進馬公港，八點正抵港口，老領港帶了三艘港內拖船來接拖，帶好纜，領港要大雪艦解纜離開，我即建議因中基艦裝載過重，且東北季風太強，請由大雪艦拖帶進港至測天島再行解拖，領港不聽，大雪艦解纜幸未遠離，中基艦則險象環生，乃緊急以燈號向大雪艦求援，幸大雪艦立即靠近完成拖帶，才免於在港口擱淺。當時大雪艦長，是我同班同學霍安邦少校，直到如今，我仍心存感激。霍君往後在海軍成為救難專家，自軍中退伍後，開設救難及營造公司，事業有成，現已移民加拿大，惟事業仍「根留台灣」。

不實指控接受調查

進港靠泊測天島登陸碼頭，乃按規定作災區檢查，發現機艙燒燬並不嚴重，但不能

貿然啓動電機，有待造船廠鑑定後才能判斷可否使用。然上午九時，即有大批長官蒞艦「關切」，副總司令馮啓聰將軍坐鎮官廳，總部副參謀長牟秉釗中將則稱：總統已在詢問砲兵何時登陸，事關緊要，乃問艦長可否拖回目標區，由同型艦併拖搶灘，以完成此一任務。艦長看看我，我立即向副參謀長報告，如今日真是作戰，毫無考慮，在泊地則不應回港，應採取一切可能之方法，把砲兵送上灘頭；但究竟是演習，現已回港，風浪如此是否能安全出港均是問題，值得考量。副總司令乃裁示，立即檢修，任務暫停。事後發現艙內彈藥已有六個木箱燒通，紙筒燒透，看過之後才知道，如不及早灌水，則整船彈藥可能因此引起爆炸，真是萬幸！

第二天，接總部同學來電話稱：國防部政三處有位馬上校，回到台北之後，報告說：「中基失火，副長有問題，要求艦長宣布棄船，幸他及時制止，才保住此船。」電話中要我不要激動，長官對我有信心，不會待國防部交查，會先派一組人，由督察長室黃邦本中校帶隊，先來清查，務必說誠實話。查完之後，你就可以到美國去接艦了，因為劉總司令已批定你赴美接「居庸軍艦」副長。聽到這個消息，真使我啼笑皆非，馬上校，不就是那位我把床舖讓給他睡的那位「長官」嗎？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他，要置我於死地？但是我也想到，來查最好，讓他們知道，全艦官兵爲了保住中基艦，做了些什麼事

情？有那裏做錯了？

後來黃中校帶了作戰、後勤、政三、政四參謀共六人組成的專案小組，在船上整整的查了一個星期，問了官兵很多問題，同時亦查問了裝載在中基艦的友軍官兵。下面的問題是清查的重點：輔機艙的起火原因、什麼人值更、採取了什麼措施？發生火災後，值更官是誰，採取了什麼措施？如何救火，誰去救火？副長何時建議下錨，爲什麼要下錨？副長何時宣布登陸部隊穿救生衣、爲何要穿救生衣？副長何時建議放小艇，爲何要放小艇？至此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馬上校認定我要棄船竟是穿救生衣和放小艇兩項，雖然俗語說：「隔行如隔山」，沒有想到這位上校，起碼的常識都沒有。檢查報告整理出來，我不但沒有過失反而有功。民國五十四年九月，我已離職，前往接艦隊報到後，接到總部的獎勵命令，獎勵事由是這樣寫的：「總部的獎勵命令，獎勵事由是這樣寫的：『親率所屬，現場搶救火災，奮不顧身，維護全艦安全，功績卓著，記功二次。』其實我認爲我主要的功績是能掌握船位，及時按步驟作「深水拋錨」，使穩定船位，才能從容救火。

劉廣凱見敵必決戰

劉廣凱將軍於民國五十四年元月接長海軍，他是海軍最負盛名的「戰將」，個子不高，黑黑壯壯的，大家私底下都叫他「劉K K」，說話一急，常會結巴，任副總司令多

年，常自我訓練，改進不少。主持會議，掌握重點，絕不浪費時間；自視頗高，治軍嚴格，深得官兵愛戴；惟甫接掌海軍即發生五一海戰，是自金門砲戰九二海戰之後首度交鋒，隨即又是八六海戰，劍門、章江兩艦全軍覆沒，為我海軍自太平洋軍艦中魚雷沉沒以後，受創最重之海戰，據研判為飛彈擊中所致，劉總司令乃即引咎請辭，經蔣中正總統批准，調任總長特別助理，由當時之副總司令馮啓聰將軍接任。八六海戰前，我已離中基艦至居庸軍艦接艦隊報到，居庸與劍門為同型艦，係由美海軍快速掃雷艦改裝之砲艦，配有當時較新型之雷達、聲納及火炮，適合本軍外島護航任務。八月五日上午，劍門艦自南支返抵左營，是我艦官兵前往實習之良機，下午二點卅分，我赴該艦洽商，艦長正在開會，乃囑輔導長馮佑錫少校接待，我倆曾在東江同事，他已知我來意，很坦白的告訴我，他們晚上還有重要任務出海，王蘊山艦長正在官廳與友軍長官簡報，任務時間不會太長，後天就回左營，大概有二週之整補期，到時當有充裕時間，安排實習，我乃告辭。未料六日清晨自中廣新聞報告中得知劍門、章江兩艦，在凌晨與共艦遭遇，在擊沉共艦三艘、傷兩艘後，壯烈犧牲。無線電監聽台曾錄得〇三〇〇時之最後廣播為：「我已擊沉共艦三艘、傷兩艘，盼我官兵同志把握時機，沉著應戰。」之後即訊號中斷。狀況不明，判似兩艦均已遇難。官兵生死不明，待我等赴美後，在西雅圖見報章報導，劍門艦長重傷被俘，並刊有照片，其他支隊長胡嘉恆少將（後追贈中將）及章江艦長李準少校均未提及。王艦長聞在大陸時歷經多年勞改。改革開放後，因腹部傷未痊愈，申

明。請赴美就醫，妻眷得知，也自台灣赴美團聚。現已定居美國。有此一說：因劉總司令，為海軍知名之「猛將」，企圖心旺盛，見敵必戰，中共乃發動兩次海戰，挫其銳氣；姑妄言之、姑妄聽之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三國人物新論

定價二〇〇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歡迎購閱，定價台幣二〇〇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八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 著

定價一二〇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